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

太平经(三)

责任编辑：陈国勇

(81)

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太平经

(三)

(81)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古典文学/丛书. 陈国勇 主编. 广州出版社. 2003. 2

ISBN 7 - 5363 - 3732 - 9/Z·419

I . 中华... II . 古... III . 文学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2275 号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主 编:陈国勇

广州出版社

广州凯旋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416.5

版次:200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3000套

书号 ISBN 7 - 5363 - 3732 - 9/Z·419

定价:(全套 98 本)868.80 元

哉！真人之问，一何微要也。其欲闻洞极，知神灵进退邪？”“实愚蔽暗事者，不及，唯天明师录示之。”“诺。道有九度，分别异字也。今将为真人具陈其意，自随而记之，勿使有所失也。”“唯唯。”

“然一事名为元气无为，二为凝靖虚无，三为数度分别可见，四为神游出去而还反，五为大道神与四时五行相类，六为刺喜，七为社谋，八为洋神，九为家先。一事者各分为九，九九八十一首。殊端异文密用之，则共为一大根，以神为使，以人为户门。

今为子条诀之，亦不可胜豫具记，自思其意。其上三九二十七者，可以度世；其中央三九二十七者，可使真神吏，其下三九二十七者，其道多耶，其神精不可常使也，令人惚惚恍恍，其中时有不精之人，多失妄语，若失气者也。”

“今愚生见师言，眩冥不知东西，愿分别为下愚生说之。”“然，其上第一，元气无为者，念其身也，无一为也，但思其身，洞白若委气而无形，常以是为法，已成，则无不为、无不知也。故人无道之时，但人耳，得道则变易成神仙，而神上天，随天变化，即是其无不为也。

其二为虚无自然者，守形洞虚，自然无有奇也，身中照白，上下若玉，无有瑕也。为之积久久，亦度世之术也，此次元气无为象也。

三为数度者，积精还自视也，数头发下至足五指，分别形容，身外内莫不毕数，知其意。当常以是为念，不失铢分，

此亦小度世之术也，次虚无也。

四为神游出去者，思念五藏之神，昼出入，见其行游，可与语言也。念随神往来，亦洞见身耳，此者知其吉凶，次数度也。

五为大道神者，人神出，乃与五行四时相类，青赤白黄黑，俱同藏神，出入往来，四时五行神吏为人使，名为具道，可降诸邪也。

六为刺喜者，以刺击地，道神各亦自有典，以其家法，祠神来游，半似类真，半似邪，颇使人好巧，不可常使也，久久愁人。

七为社谋者，天地四时、社稷山川祭祀神，下人也。使人恍惚，欲妄言。其神暴仇狂邪，不可妄为也。

八为洋神者，言其神洋洋，其道无可系属，天下精气下人也，使人妄言，半类真，半类邪。

九为家先，家先者，纯见鬼，无有真道也。其有招呼者，纯死人之鬼来也。此最道之下极也，名为下士也。得其上道者，能并使下；得其下道者，不能使其上也。”

“今愿闻：何故有是上下乎哉？”“然，此者，人行之所致也。守本者得上，好身神出入游者得中也，愚人乃损其本守末，他游神者得下。守本者能尽见之，守中者半见之，守末者不能还自镜见之道也。故凡学者，乃须得明师；不得明师，失路矣。故师师相传，乃坚于金石；不以师传之，名为妄作，则致凶邪矣。真人慎之慎之。”“唯唯。”

“故古者上学圣贤，得明师名为更生，不得明师者，名为乱经。故贤圣皆事师，乃能成，无有师，道不而独自生也。”
“善哉善哉！”

“真人欲知其效，比若夫人居大贤之里，则使人大贤；居中贤之里，则使人中贤；居不肖之里，则使人不肖，常不及，此之谓也。学此道者，审之详之，此天之要道也。慎之慎之！”“唯唯。”“行去，道归其人，以付贤明。”“唯唯。”“是神诀要道也。”

右真道九首得失文诀

致善除邪令人受道戒文第一百八

真人问神人曰：“受道以何为戒乎？”神人言：“道乃有大戒，不可不慎之也。夫且得道，临且成之时，乃与诸神交结也。与精神为邻里，出入相见睹，与人相爱，若父子也。夫道，乃重事也。或悔与人，且欲夺人道，故先试人，视人坚不，共来欺人，使人妄语。得其辞语，坚闭之，慎无传之也，即可得寿也，久可得真道矣。传之，日消亡矣。又使人好生而恶害。”

真人曰：“愿闻其日消亡意。”“精神消亡，身即死矣。夫虚无绝洞之道，常欲使人好生而恶杀，闭口无泄，乃可万万岁也。”真人问神人：“愿闻无泄之禁忌。”神人言：“然，大人泄之，亡其位；中人泄之，即断其气；小人泄之，灭其世类也。所以然者，夫天地乃以此自殊异自私，故能神，尤重之也。”

夫天地不深知绝洞之道，以何为神乎？以何为寿乎？记之！吾告子，其精之、重之、慎之。”真人唯唯，不敢妄言也。

真人稽首：“愿更闻其将欲败人，奈何乎哉？”神人言：“然，于人心中有恶意，使大邪来欺。人能坚闭耳，不听其辞语，则吉矣；听其辞，则凶害矣。夫人君听之，恶其臣，言其臣不忠信而欲反也。臣子听之，恶其君，就来欺之，言子今当为圣人，今当为人君。小人听之，使人自言且大尊也。父听之，恶其子；子听之，恶其父。辩变其辞语，荧惑人心意，言其且善且恶，乱人政治，一喜一怒，大佞之邪也，方欲害人也。从古到今，诸学长寿者，皆不得度于此辞也。”

真人问曰：“当奈何哉？”神人言：“闭耳无听，闭口无语，此但佞邪，无可听者也，听之即真道去，去即死矣。子欲长存，慎之。此辞也，吾已为子先更之，几何中于此大邪矣。吾常自正吾心，不复用之也。此大邪，常积欲观人坚不；大猾邪，常或乃来入人之腹中，动人之心，使人心妄为，故也时时怒喜，不能自禁止，皆为邪所误也。为邪所推，众生得灭亡于此者，积众多。审得其重戒，心亦不可移也。非独学道者也，百姓喜怒无常，同是子可为也。子慎之自精。”真人唯唯。

真人曰：“吾身尝中于大邪，使吾欲走言，吾欲当为人主，后当飞仙上天。吾受其言，信之大喜，后反三月病癫疾。见神人天师言，心中大悦喜，吾亲尝中如此矣，几为剧病，后癫疾自止得愈，遂得数千岁。今自幸复与神人相睹，重复道

戒，睹见门户，冀得长度为天上之吏。”

神人言：“子持心志坚如此，何忧不得上九天。周历二十五天乎哉？今是诸得上天之士，皆得持心坚密，不可误者也；诸可荧惑误者，皆反蚤死，不得度也。欲得长寿，读此文以为重戒，此乃死生之戒，不可不慎也。”

是故古者圣贤先得度世者，不聆此之力也；学道而反不得，不长度者，皆坐聆此，得其贼也。夫天上大神，非贼人可为，便使人还此害克，故无大福也；当生反死，转为天贼也。今吾所教示真人书，悉皆可得大寿矣。或得度世，但谨自持，无以此为害，审能专心，可得万万岁。”真人唯唯：“吾不敢为非，请受明戒。”神人言：“子好道如此，成事，得上天之阶矣。”

真人问：“戒独有此邪？复有深者邪？”“复有上天之戒，固固戒人耳。专戒以言共欺人，言人且尊贵，以是戒人。故使人触防禁，得诛死焉。复数试人以玉女。使人与其共游，已者共笑人贱，还反害人之躯。但人常默万岁，无可聆，但独自守终命，何有害哉？死生之间，专此也。”真人唯唯。

真人问：“何故专使邪神来试人乎？”神人言：“道重，难与人也。其执必坚，死而已者，亦不夺人之愿也。天上度世之士，皆不贪尊贵也，但乐活而已者，亦无有奇道也。记吾戒，子□□矣。吾言万世不可忘也，正使上行穷周无訾之天。其戒皆如此矣，无复有奇哉也。”真人唯唯：“不敢离绳墨之间也。”神人言：“审如子言，已得道矣。吉者日进，邪者

上休矣。持心若此，成神戒矣。成事，乘云驾龙，周流八极矣。大道坦坦，已得矣。命已长寿无极矣。”真人曰：“唯唯。”

神人言：“道实大无内外，但常恐为大邪所害，而不听一邪，邪于何败乎？故古者帝王，好道而学，不听邪者，尽得万万岁。其听用邪言者，悉自败矣。吾道乃万端，悉当知其利害。”真人唯唯：“今得神人之辞，皆得须臾长生乎？”神人言：“不深戒，成事□□凶矣，道不得成也。”

真人言：“吾生有禄命邪？侥幸也？乃得与神人相遭逢！”神人言：“然，六人生各自有命，一为神人，二为真人，三为仙人，四为道人，五为圣人，六为贤人，此皆助天治也。神人主天，真人主地，仙人主风雨，道人主教化吉凶，圣人主治百姓，贤人辅助圣人，理万民录也，给助六合之不足也。

故人生各有命也，命贵不能为贱，命贱不能为贵也。子欲知其审实，若鱼虽乘水，而不因水气而蜚，龙亦乘水，因水气乃上青云，为天使乎！贵贱实有命，愚人而妄语。古者圣人帝王，其大优者，不复录问伪言也，知其□□，会无可能为也。此比若教无道之人，令卒蜚，安能蜚乎哉？能飞者，独得道仙人耳。夫百姓相与游戏，言我能蜚，实不能蜚。此妄言者，若此矣。”真人言：“善哉！吾一觉于此。”神人言：“子自若愚，为天命可强得也哉？”

真人言：“然此道亦可学耶？”神人言：“然，有天命者可学之，必得大度；中贤学之，亦可得大寿；下愚为之，可得小

寿。子欲知其效，同若凡人学耳。大贤学，可得大官；中贤学者，可得中官；愚人学者，可得小吏。夫小吏，使于白衣之民乎？以是言之，犹当勉学耳。”真人唯唯：“吾为之，未尝敢懈也。”神人言：“然，努力信道。天地之间，各取可宜，亦无妄也。”真人唯唯：“请得尊天重地，敬上爱下，顺用四时五行可为，不敢为非也。”神人言：“善哉，善哉！子得道意矣，吾不复重教示子矣。”

右致善除邪令人受道戒文

太平经卷七十二

戊部之四

斋戒思神救死诀第一百九

六方真文悉再拜问：“前得天师言，太平气垂到，调和阴阳者，一在和神灵。归俱分处，深惟天师之语，使能反明洞照者，一一而见之。其人积众多，何以能致此？诸道士能洞反光者，能聚之乎？”“噫，大善哉！天上皇气且至，帝王当垂拱而无忧，故天遣诸真人来具问至道要，可以为大道德明君悉除先王之流灾承负，天地之间邪恶气，鬼物凶奸尸咎殃为害者耶？故真人来，一一口口问此至道要也。诸弟子亦宁自知不乎？”“忽然不自知也。”

“今忽不自知，何故问之？”“归思天师教敕，有不解者。今不自知，当皆以何能聚此诸绝洞虚靖反光能见邪者，怪之，今故相与俱来，共问之也。”“善哉！真人精益进，乃知疑此。天使子来，悉为德君具问可解邪者。诺，方今为真人具说，分别道其要意，安坐共记。”“唯唯。”

“天地自有神宝，悉自有神有精光，随五行为色，随四时之气兴衰，为天地使，以成人民万物也。夫天地阴阳之间，莫不被其德化而生焉。得其意者，立可睹；不得其大要意，无门户知。能大开通用者大吉，可除天地之间、人所病苦邪恶之属；不知其大法者，神亦不可得妄空致，妄得空使也。”

“愿闻其意，使可万万世传而不妄。”“善哉！子之问也。然，欲候得其术，自有大法。四时五行之气来人人腹中，为人五藏精神，其色与天地四时色相应也。画之为人，使其三合，其王气色者盖在外，相气色次之，微气最居其内，使其领袖见之。

先斋戒，居闲善靖处，思之念之。作其人画像，长短自在。五人者，共居五尺素上为之。使其好善，男思男，女思女，其画像如此矣。此者书已众多，非一通也。自上下议其文意而为之，以文书传相微明也。吾书虽多，自有大分，书以类相聚从，字以相明，则毕得其要意。”“唯唯。”

“此四时五行精神，人为人五藏神，出为四时五行神精。其近人者，名为五德之神，与人藏神相似；其远人者，名为阳历，字为四时兵马，可以拱邪，亦随四时气衰盛而行。其法

为其具画像，人亦三重衣，王气居外，相气次之，微气最居内，皆戴冠帻乘马，马亦随其五行色具。为其先画像于一面者，长二丈。五素上疏画五五二十五骑，善为之。东方之骑神持矛，南方之骑神持戟，西方之骑神持弓弩斧，北方之骑神持镶楯刀，中央之骑神持剑鼓。

思之，当先睹是内神已，当睹是外神也；或先见阳神而后见内神，睹之为右。此者，无形象之法也。亦须得师口诀示教之。上头壹有关知之者，遂相易曰为。其易致易成，宜远于人，便间处为之易集。近人，必难成也。于其道成，曰明大绝反洞者聚之病形不。多多则吉，少则凶。”

“或有不及，所治不决解愈，当得多少而可哉？”“高得万，中得四五千，下得十数百，如百数十。”“其何多也？”“噫！真人其复故愚邪？安坐，方为子道其大要意也。今承负之后，天地大多灾害，鬼物老精凶殃尸咎非一，尚复有风湿疽疥，今下古得流灾众多，不可胜名也。

或一人有百病，或有数十病，假令人人各有可畏，或有可短，或各能去一病。如一卜卦工师中知之，除一祸祟之病；大医长于药方者，复除一病；刺工长刺经脉者，复除一病；或有复长于灸者，复除一病；或复有长于劾者，复除一病；或有长于祀者，复除一病；或有长于使神自导视鬼，复除一病。此有七人，各除一病，这除去七病。

下古人多病，或有一人十数病，乃有自言身有百病者，悉无不具疾苦也。尽诸巧工师，各去一病，这去七病，其余

病自若在，不尽除去。七工师力已极，此余病不去，犹共困人，久久得穷焉，故多得死，不能自度于厄中也。

人生比竟天年，几何睹病，几何遭厄会衰盛进退，天之格法，比如四时五行有兴衰也。八卦乾坤，天地之体也，尚有休囚废绝少气之时。何况人乎？

人者，乃象天地，四时五行、六合八方相随，而壹兴壹衰，无有解已也。故当豫备之，救吉凶之源，安不忘危，存不忘亡，理不忘乱，则可长久矣。是故治邪法，道人病不大多。假令一人能除一病，十人而除十病，百人除百病，千人除千病，万人除万病。一人之身，安得有万病乎？故能悉治决愈之也。子知之邪？”“唯唯。”“故教其豫作戒，成其道者聚之者。”“唯唯。”

“行，子知之矣。行为真人明陈列之，此所治病者，鬼物大邪，共为盗贼。夫帝王安平，常备军师。兵者以备人，反为无义，成奸贼也。故一人敢死，十人不敢当；十人敢死，百人不敢当；百人敢死，千人不敢当；千人敢死，万人不敢当；万人敢死，四面横行。备其有疾病折伤，故军师乃备万二千人者，以备非常。其二千人者，但备以补其休通耳，乃能服之也。真人知之耶？”“唯唯。”“行，子已知之矣。”

不用大言无效诀第一百一十

“请问一事天师，今太平气垂到，邪气当思息除去也。”
“然，子言是也，又非也。然太平气至，邪固当自消去。惟天

地开辟以来积久，邪气大众多，更相承负；太平之治气虽至也，亦安能一旦悉卒除此乎？故当豫备之，为其作法。困穷然后求索良工，已大后之矣。

夫上古之人，人人各自知真道，又其时少邪气。太上中古以来，人多愚，好为浮华，不为真道，又多邪气狂精殃咎，故人多卒穷天年而死亡也，悉由用心愚暗蔽，不知豫防其本也。

今当上德君治，天爱之，不欲使其若此愚人多穷也，当使卒其大德，与天同心。故天使诸真人来问疑，使吾为其陈法，可以厌御邪不祥妖恶者，故吾为真人具言之。今真人反言当自除不备，此言非也，名为大误君子之辞也。子言不可用也。”

“何谓乎？”“然有大急，乃后求索之，不可卒得也，令人穷困矣。故真人言大误，不可用也。今积谷乃满仓，可以备饥饿也。今为真人察察道之，使可万万世不忘也。”唯唯。”

“今饥乃教人种谷，言耘治之，待其米成，乃可得火炊食，亦岂及事邪？于此已饿死困矣。或不及春时种之，至冬饥念食，乃欲种谷，种之不生，此岂能及事活人邪？非独身穷，举家已灭亡矣。是真人之一大愚，无知冥冥之大效也。行复为子说一事：今人掘井，所以备渴饮也；居当近水泉，所以备渴也；临渴且死，乃掘井索水，何及得也，已穷矣。是真人复问，二愚暗。

复为真人说一事：古者有穴居，今者作庐宅，所以备风

雨也。及不风雨之时，居野极乐矣；浮云已起，雨风已至，乃作庐宅，已雨寒而困穷矣。是真人三愚也。复为真人说一事：夫太中古以来，圣人作县官城郭深池，所以备不然，其时默平平无他也。及有不然，小人欲污乱，君子乃后使民作城郭深池，亦岂及急邪？是真人剧愚暗效也。

行复为真人说一事：今军师兵，不祥之器也，君子本不当有也，下之恶之。故当置于鞘中，坚治藏之，必不贵有之也，不贵用之也，但备不然。有急乃后使工师击冶石，求其中铁，烧冶之使成水，乃后使良工万锻之，乃成莫耶，可以战斗御急者，亦岂及事邪？已穷服矣，死命属矣。是非六真人之大愚不及邪？”“唯唯，有过。”“非过也，思事当详，卜之胸心，乃出之也，后勿轻妄语也。”“唯唯。”

“为真人道小决事，反以明大。夫古者圣贤之设作梳与枇，以备头发乱而有虱也。夫人生而不栉，头乱不可复理，虬虱不可复得困，乃后求索南山善木及象骨奇物可中栉者，使良工治之，发已乱不可复理，头中之虱，不可胜数，共食人头，皆生疮矣，然后得梳与枇，已穷矣。

然后为真人陈小决事，以小况大。夫河海五湖，近水之傍多蚊虻。不豫备作可以隐御之者，夫蚊虻俱生而起，飞共来，食人及牛马，牛马摇头蹉蹄不能复食，人者大愁且死，无于止息。然后求可以厌御之者，已大穷矣。真人宁明知之邪？”“唯唯。”

“行，子已觉矣。夫良方所以能厌御疥虫，善衣善处，所

以厌御蚤虱。不豫备之，病之乃求索可以去之者，已得大穷，愁病之矣。子知之邪？”“唯唯。”“是尚最天下小小财备数之物也，何言其大巨者乎！夫天地之间，时时有是暴鬼邪物凶殃尸咎杀客。当其来著人时，比如刀兵弓弩之矢毒，著人身矣。所著疾痛不可忍，其大暴剧者，嘘大及喻，倚不及立，身为暴狂。比若闲亭，远帝王之县吏，雍阏断人辞语，不得言变事。于此之时，乃求索良工长者以自救，已穷矣。辞已不通，无可复得言之矣。子知之邪？”“唯唯。”

“行，子已觉矣。故吾尤急此死亡天下大凶事也。故吾文□□，侏侏教有德人君豫备之也。上贤明见吾书言之，必大觉矣；中贤见吾文言，必小觉；下愚不觉，反笑吾书，不备其本，已自穷矣。天地帝王，无过于是也，今行太平气至，阳德君治，当得长久。”

凡天下人死亡，非小事也。壹死，终古不得复见天地日月也，脉骨成涂土。死命，重事也。人居天地之间，人人得壹生，不得重生也。重生者，独得道人，死而复生，尸解者耳。是者天地所私，万万未有一人也。故凡人壹死，不复得生也，故当大备之。虽太平气乐岁，犹有邪气。比若一家虽善，中犹有恶人，但相忍耳。是故益聚道术士者，为有不然，辄当除之；不疾除之，则生之矣。故教其豫多其人也。

夫大学所以益积道德之人者，备求可得也；如不豫蓄聚，求不可卒得也；如有变事，欲问古今比列，不豫有大有道德之人，无能卒对解者，令人君暗蔽。卒有疑事，问之不以

时决解愁，乃后往求索远方贤明哲术，何及于侏侏当前乎哉？真人知之邪？”“唯唯。”

“行，子已大觉矣。”“虽每发言有过责，不问又会不知之，愿决一事。”“言之。”“今是或高则万人，中则数千，下则数百，何可卒得卒成乎？”“善哉！子之问事也。但教十数人，以善成之，且自转相易，有急效之，有成功者，令使上德道君重之爱之。于其有功者赐之，众人且愿之；于其愿之而大从，使其为之；于其得者，共尊敬爱之。此四时五行天地之神精，见尊重爱，莫不说喜，使人吉利。德君长蒙其吉福，众贤哲下及愚人，莫不争欲为之也。即为者日益多，以久久，大小尽化。

能人人之为之，乃选取其中第一大功者悉聚之，大有功者署其位，小有功者赏赐之，天下人莫不欲为之，但恐大多，不可胜记，何患忧少哉？真人何其大愚暗且蒙也！

一事大决，毋取用，但好大言者也，是人无益于人也。但效式之，常有成功者，即其人得道意，大信人也。知但数言，而无大效者，即是其不得道意而妄语，大佞人也，不可用也，乱道者也。真人知之耶？”“唯唯。”“行去，慎之戒之。诵读吾书，惟思其上下意，以类相从，更以相证明，以相足也，乃且大解，知吾所指趣也。”“唯唯”。

五神所持诀第一百一十一

“愿请问一大决，东方之神何故持矛乎？”“然，可毋问